

<<在水一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水一方>>

13位ISBN编号：9787535428417

10位ISBN编号：753542841X

出版时间：2004-7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琼瑶

页数：3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在水一方>>

### 内容概要

长江文艺出版的这套《琼瑶全集》乃迄今为止内地最完整的"琼瑶全集"。

本文集首套的10部小说大都是琼瑶早期作品，其中包括其成名作《窗外》及读者熟悉的《月朦胧，鸟朦胧》、《在水一方》等作品。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风靡东南亚的《窗外》、《六个梦》，到前几年火爆内地的《还珠格格》，不食人间烟火的琼瑶式爱情，至今已整整影响了三代海内外华人读者。

更落实了琼瑶"言情教母"的地位。

曾有说法"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而在畅销程度上能跟金庸叫板的女作家，只有琼瑶。

琼瑶的爱情故事本来就不是有社会抱负的文学，她反复来回说的是些个人情事。

但正因为如此，在鄙视和压制个人情感的社会里，她的突然出现，是独一无二的。

即便她的故事平庸，但我们自己仍不解风情，缺乏表达简单情感的能力。

<<在水一方>>

书籍目录

写在2004年“琼瑶全集”出版前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

尾声

## &lt;&lt;在水一方&gt;&gt;

## 章节摘录

我永远无法忘怀第一次见到杜小双的那一夜。虽然已经是那么多年前的事了，虽然这之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故，但是，那夜的种种情景，对我而言，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得恍如昨日。那年的冬天特别冷，那年的雨季特别长，那年的杜鹃花开得也特别早。不过是阳历年以后的几天，小院子里的篱笆边，已开遍了杜鹃花。雨点从早到晚淅淅沥沥的打在花瓣上，没把花儿打残了，反而把花瓣染艳了。只是，随着雨季，寒流也跟着而来。我和奶奶，是家里最怕冷的两个人，从年前起，就在屋里生了个炭钵子。奶奶口口声声怀念她在大陆的火盆。在台湾长大的我，可怎么样也闹不明白那火盆的样子：“外面是木头的，里面是铁的，外面是方的，里面是圆的。”我给奶奶下了结论，她永远无法当画家或作家，因为她毫无形容及描绘的天才。我们的火钵是绿色的，像个大缸，里面垫着灰，灰上燃着旺旺的木炭。我常把橘子皮埋在炭灰里，烤得一屋子橘子香。那夜，我们全体都围在火盆边。奶奶在给我打一件蓝白相间的格子毛衣，妈妈帮着绕毛线团。姐姐诗晴和她那位“寸步不离”的未婚夫李谦在下象棋，当然诗晴是从头到尾的赖皮，李谦也从头到尾的装糊涂，左输一盘，右输一盘，已经不知道输了第几盘了。棋虽然输了，却赢得诗晴一脸甜甜蜜蜜的笑。男人就有这种装糊涂的本事，知道如何去“骗”女人。但是，哥哥诗尧不同，诗尧是君子，诗尧是书呆子，诗尧深藏不露，诗尧莫测高深，诗尧心如止水，诗尧不追求女孩子，朱诗尧不是别人，朱诗尧与众不同，朱诗尧就是朱诗尧！现在，我这位哥哥朱诗尧，燃着一支烟，膝上摊着一本刚从美国寄来的“世界民谣选集”，眼睛却直直的看着电视机，那电视的萤光幕上，劳勃韦纳所扮演的“妙贼”又在那儿匪夷所思的偷“世界名画”了。我百无聊赖的用火钳拨着炉火，心烦意躁的说了句：“哥哥，家里有电视机，并不是就非看不可！电视机上设着开关，开关的意思，就是可开可关也！”诗尧微锁着眉头，喷了一口烟，对我的话根本没听到，妈妈却接了口：“诗卉，别打扰你哥哥，人家干了这一行，不看也不行呢！”“干了那一行？”小偷吗？”我故意找麻烦。“诗卉这小丫头有心事，”奶奶从老花眼镜上面瞅着我：“她是直肠子，心里搁不了事，八成，今天雨衣没有给她写情书！”“奶奶！”我恼火的叫：“你又知道了？”“哈！”我怎么不知道！”奶奶一脸得意兮兮的样子：“一个晚上，冒着雨跑到大门口，去翻三次信箱了！”“人家是去看爸爸有没有信来！”我脸上发热，强词夺理。“哎哟，”奶奶笑着叫：“世界上的爸爸，就没有这样吃香过！”“妈！”我急了，嚷着说：“你看奶奶尽胡说！”“诗卉，你糊涂了！”

## &lt;&lt;在水一方&gt;&gt;

”诗晴回过头来：“你在妈妈面前告奶奶的状，难道还要妈去管奶奶吗？”

” “反正咱们家，没大没小已经出了名了！”

”我瞪着诗晴：“等你和李谦结了婚，生下小李谦来，我保管奶奶会和你的小李谦抢糖吃！”

” “妈！”

”诗晴红了脸：“你听诗卉说些什么！”

” “别叫我，”妈笑着转开头去。

” “我不管你们的糊涂帐！”

” 奶奶捧着毛线针，笑弯了腰，毛线团差点滚到火盆里去。

诗晴转向了李谦：“李谦，你看到了，我们家里，妈妈宠哥哥，奶奶宠诗卉，我是没人要的！”

” “所以我要你！”

”李谦一本正经的说。

这一下，我们可全都大笑起来了，笑得前俯后仰的。

奶奶一边笑，一边直用毛线针敲李谦的肩膀，说他“孺子可教”。

诗尧终于看完了他的妙贼，关上电视，他慢吞吞的站起身来，慢吞吞的转过身子，慢吞吞的说了句：

“你们在闹些什么？”

我似乎听到奶奶提到信箱，这信箱吗，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开过的，对了，有封给诗卉的信，我顺手放在口袋里，忘了拿出来了！”

” “哥哥！”

”我大叫。

” “还不拿来！”

” 诗尧慢吞吞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绉绉的信封来，可不是我等了一整天的那封信！”

雨衣从马祖寄来的！”

我一把抢过来，气呼呼的嚷：“哥哥，别人的信，你干嘛放在你口袋里，你瞧，揉成咸菜干了！”

”诗尧瞅着我，皱了皱眉，歉然的说：“我不是有意的，诗卉，只是——心不在焉，希望不会误了你的事，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 看到诗尧那一脸的歉意，和他那副郑重的样子，我反而不安了，扭了扭头，我低低说了句：

“也没什么重要性。”

” “怎么不重要，”奶奶又接了口：“如果真的不重要，诗尧，你以后尽管把她的信藏起来！”

” “奶奶！”

”我喊着，直揉到奶奶怀里去。

“你专门跟我作对，你最坏，你最捣蛋，你最……” “哎哟，哎哟，心珮！”

”奶奶叫着妈妈的名字：“你不管管你女儿，简直没样子！”

哎哟，闹得我浑身痒酥酥的，心珮！”

你还不管！”

你瞧！”

你瞧你女儿……” “你们静一静！”

”妈妈忽然说：“我听到自耕的声音，大概是他从高雄回来了！”

”我们顿时都安静了，果然，大门口传来爸爸的声音，不知在对谁说些什么，接着，是门铃的响声，李谦第一个跑出玄关，到院子里去开大门，我们全站在客厅里，伸着脖子望着。

爸爸这次去高雄，足足去了十天，是为他一个老朋友赴丧去的。

本来，我们预料，爸爸三天就会回来了，不知道他怎么会耽搁了这么久。

而且，连封信、电话、电报都没有。

我站在玄关处，引颈翘望，爸爸进来了，李谦手上拿着口小箱子，也进来了，然后，我们大家的视线都被一个瘦瘦的、修长的、浑身黑衣的少女所吸引。

她站在那儿，一件纯黑的大衣裹着她身子，黑色的围巾绕着她的脖子，大衣上附带的黑色帽子，罩着她的头和脸颊。

雨珠闪耀在她的帽檐上和睫毛上。

## &lt;&lt;在水一方&gt;&gt;

在大门口的灯光底下，我只看到她那里在一团黑色里的面孔，白皙、瘦削。而那对闪烁着的眼睛，带着一抹难解的冷淡，沉默的、忧郁的、不安的环视着我们每一个。

“进来吧！”

”爸爸对那少女说。

于是，他们走进了玄关，在爸爸的呵护下，她又轻步的移进了客厅。

爸爸的手压在她小小的肩膀上，爸爸的目光严肃而郑重的掠过奶奶、妈妈、诗尧、诗晴，和我，他静静的说：“我们家多了一个小妹妹，她的名字叫——杜小双。

以后，她永远是我们家的一分子。

”妈妈用疑问的眼光看着爸爸，爸爸迎着妈妈，镇定而坚决的说：“心珮，原谅我没和你商量，敬之死了，我再也没料到身后萧条到如此地步，当了一辈子教书匠，带走了满腹才华，留下的是满身债务，和一个女儿——小双。

我无法把她留在高雄，敬之的同事们已经凑了不少钱，为敬之付医药费、丧葬费，大家都是穷朋友，尽心而已。

我唯一能做到的，是把小双带回来，她自幼丧母，现在，又失去了父亲。

我想，我们该给她的，是一个真正的家。

”杜小双站立在灯光下，背脊挺得很直，当爸爸在叙述她那悲惨的身世时，她那半掩在帽檐下的面孔显得相当冷漠，相当孤傲。

好像父亲所说的，是一个与她完全无关的人，她只是一个旁听者。

一时间，大家都被这个“意外”所镇住了。

室内，有一刹那的沉寂。

在几分钟前，这客厅里所充满的欢愉的气息已悄然而逝，这黑色的女孩把冬天带了进来，把寒流也带了进来，把那雨雾和阴暗也都带了进来。

但是，朱家家传的热情不容许哀愁的侵袭。

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奶奶，她把毛线针和毛线团都扔在沙发上，立即冲到杜小双的面前，伸出手去，她推开了小双的帽子，大声的说：“我要看看你的模样儿！”

”帽子一卸下去，小双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就披泻了下来，顿时间，我只觉得眼前一亮，她有张好清秀好清秀的脸庞，皮肤白而细致，鼻梁小巧挺直，眉毛如画，而双眸如星。

在电视上，我看多了艳丽的女孩子，杜小双给我第一个印象，就与“美艳”无关，而是清雅孤高。

本来，人类的审美观念就因人而异，我不知道别人对杜小双的看法如何，而我，我是被她所眩惑了。

“哦！”

”奶奶退后了一步，似乎有些惊讶，她不假思索的说：“好单薄的样儿！”

”说着，她握住了小双的手，又叫了起来：“怎么小手儿冻得这么冰冰冷的！”

啊呀，你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接着，奶奶就张开了手臂，不由分说的把小双一把抱进了她的怀里，给了她紧紧的一个拥抱，和热烈的一声允诺：“小双！”

三个月以内，我包你长得白白胖胖的！”

”经过奶奶这样一闹，我们才都回过神来了，妈妈也赶了过去，帮她脱下大衣，诗晴搬了张小椅子在火炉边，强迫她坐下来烤火，李谦忙着搬运她的箱子，我是跑前跑后，忙不迭的对她介绍：“这是奶奶，这是妈妈，这是姐姐诗晴，我是诗卉，这是我未来的姐夫李谦，这是我哥哥……”我一回头，没看到诗尧，我愣了愣，忍不住问：“诗尧呢？”

”“他走了！”

”妈妈说，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别去管他，他累了，让他先睡吧！”

”我哼了一声“看妙贼的时候，他可不累呵！”

”我嘴快的说：“等到要见人的时候，就要犯毛病，难道……”“诗卉！”

”妈妈打断了我：“我看，让小双和你睡一间屋子吧，你房里反正是上下铺。”

”妈转向小双：“上下铺睡得惯吗？”

”小双点了点头。

## &lt;&lt;在水一方&gt;&gt;

“你十几岁了？”

“奶奶问。”

“十八。”

“这是小双进房门后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噢！”

比诗卉还小两岁呢，真是小妹妹了，”奶奶的眼光不住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她，又摇头，又咂嘴：“不行！

不行！

太瘦了！

太小了！

看样子还不到十六岁呢！

”小双低垂着头，凝视着炉火，默然不语。

似乎对自己的胖瘦问题并不关心，事实上，我不觉得她对任何事情关心，她好像永远是个旁观者，而不是个局中人。

“我看，心珮，你安排小双去休息吧，这些天来，也真够她受了！”

”爸爸说：“今天又坐了一天火车，她才十几岁，别熬出病来才好！”

”于是，家里又一阵忙碌，我、妈妈、奶奶、诗晴，忙成一团，给她铺床，给她迭被，给她找枕头床单，又帮她开箱子、挂衣服、拿睡衣、找浴巾……我们忙得团团转，她却始终呆呆的坐在客厅里，等我把一切布置就绪，到客厅去找她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正扬着脸儿，专心的注视着我家客厅里的那架钢琴，好像那钢琴是件很希奇的东西，是她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似的。

“你家有钢琴。”

”她简短的说，这是她来我家说的第二句话。

“是的，”我说，高兴她肯开口，就迫不及待的要告诉她许多话了。

“是我哥哥的，我家虽然没有钱，但是，爸爸和妈妈总是想尽办法培植我们的兴趣，哥哥呢，尤其不同，他……唉！”

”我叹了口气，及时咽下了要说的话。

“将来你就会懂了。”

走吧！

去洗澡睡觉去！

”她没有多问，也不再开口，只是顺从的站起身来，跟我去浴室。

我们的房子还是日式建筑翻修的，榻榻米改成地板，纸门改成墙壁，浴室只有一间，而且很狭小，必须全家轮流用。

她洗好澡，我带她进了我的卧室，安排她在下铺上睡好，一面笑着告诉她：“我本来和姐姐睡一间，分睡上下铺，后来姐姐有了男朋友，嫌我在旁边妨碍谈话，总是把我赶到屋子外面去。

于是爸爸把屋子翻修了，加了一间卧室给姐姐，让他们好谈情说爱，你瞧，咱们家有多开明！”

”小双躺在床上，睁着一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仿佛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忽然觉得一阵扫兴，她是个冷淡的小怪物，她不会成为朱家的一分子，她浑身没有丝毫的热气！

我摇摇头，说了声：“好了，你睡吧！”

”我溜出房间，走到客厅去，爸爸和妈妈正在里面谈话，我刚好听到爸爸在说：“……这孩子也真奇怪，从她父亲开吊、出殡、下葬，她自始至终就没掉过一滴眼泪，我从没看过如此倔强的女孩子！”

”“我担心……”妈妈在说：“她是个硬心肠的孩子，你瞧，她对我们连称呼都没有喊一句！”

”“得了！”

”奶奶嚷着说：“十七、八岁的孩子，没爹没娘的，够可怜了，别对人家要求太高吧，她还小着呢！”

”……

<<在水一方>>

编辑推荐

有人说中国的爱情有两种，一种是琼瑶的，一种不是琼瑶的，相信不少男女都曾在琼瑶小说的爱情故事里得到感情的慰也抚平了枯汲的心灵，而在现今绯闻时代里的每个爱情故事都可能成为头条新闻之下，我们不得不相信---- 没有琼瑶，这世界只剩下现实的爱情。



<<在水一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